

爱写作文的物理博士

——访华东理工大学物理系教师路明

徐旭（华东理工大学）

行者，无边疆

日出是一定要看的……接着是紧锣密鼓的一天。午饭是凑合的，晚霞是必须的……晚饭一定要吃当地特色，越“原生态”越好。有幸吃过半流质状的血肠，血淋淋的开锅肉，半生不熟的羊眼珠，辣到想一头撞死的米豆腐，用刚捡过牛粪的手捏的糍粑，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油炸虫子。凌晨，拖着疲惫身躯，顶着寒风去看星星。终于筋疲力竭瘫在床上，如同一坨热气散尽的牛粪。用颤抖的手设了明早看日出的闹钟。世界在我眼前消失前只剩下最后一个念头——值了。

美景，是海边散落的贝壳，我是那个最贪心的小孩子，什么都想要。总在计划行程，总在疲于奔命，总在追逐，找不到归宿。终有一天，心会厌倦。

——路明

在上海交通大学读研的时候，路明爱上了徒步旅行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。从入门级的徽杭古道、武功山，到经典的雨崩、安娜普尔纳大环线，再到专业级别的亚丁-泸沽湖穿越、狼塔C线。他的下一个目的地，是巴基斯坦的风之谷，还想去阿里转山。

“最美风景总是藏在最艰苦的跋涉之后。经历了孤独、寒冷、迷路、绝望之后，站在天地大美之前的那一刻，你会觉得，所有努力与汗水都是值得的。”身心俱疲之后的满足感，让路明深深上瘾。旅行的意义之于他，不仅仅是为了证明曾经来过，更是为了不辜负青春。

行者之路并不总是阳光普照、风和日丽，他最难忘两次经历。一次是2009年的尼泊尔安娜普尔纳大环线。他赶上了喜马拉雅南麓的雨季，下撤过程中，一脚踏空滑下山崖，醒来时腰部钻心地疼。几个好心的村民轮流背着他，冒着大雨，走了两天两夜的山路，终于赶到博卡拉，在那里连夜转机，送回上海治疗。至今腰伤仍未痊愈，阴雨天常隐隐作痛。

第二次是巴颜喀拉山的风雪之夜，路明坐的车差一点栽下了悬崖。一块石头卡住后轮，救了他和司机的命。在海拔4600米的无人区，暴风雪突如其来，8月的夜晚，气温骤降到零下10℃，惊魂未定的两个人裹上了所有的衣服，还是冻得瑟瑟发抖。吃干粮、跑步、做俯卧撑，拼了命让身体暖和起来。快冻僵的时候，两个人开始来回回地搬石头。高原几乎耗尽他们所有的体力，瘫坐在雪地里，感觉体温一点点流逝，更可怕的是，狼群随时会来。漫天的风雪里，他努力回想着过往生命中那些温暖的脸庞，不觉沉沉睡去。幸运地捱过一夜，第二天清晨，一辆路过的重型卡车救了他们。“当时看到救兵，感觉擎天柱来了。”临别前，他回望谷底，还有经幡飘动。



■ 路明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留影

他是物理学博士，是华理学子口中的“男神”；他也是资深驴友，热爱徒步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；他还是酷爱文字的写作者，是《文汇报》特约撰稿人、电子刊物《ONE·一个》常驻作者，他的文章常在朋友圈、微博、人人网被疯狂转发；他就是华东理工大学的物理系教师路明，一个有着文艺范的理科男。他以理科生的视角，细腻的笔触，诠释着心中的浪漫。



■ 路明在缅甸蒲甘徒步旅行



■ 路明在缅甸蒲甘拍摄的两座无名小塔



■ 路明在华理开讲座分享人生故事

师者，父母心

是你们，在我讲错的时候假装没发现，在我磕绊的时候给我足够包容。在与你们相处的日子里，我逐渐站稳了讲台，可我总是觉得亏欠了你们，给你们上的课不够好，却没机会再来一次。

最后一节课，我对你们说，你们是我的第一届学生，就像初恋一样。

原谅我，初恋的时候不懂得爱情。

你们要走了，从此各奔前程。我应该表现得淡定一点、冷峻一点，像个老教师的样子。你懂的，楞次定律。

——路明

2009年，博士毕业的路明来到华东理工大学应聘，试讲了45分钟的高斯定理后，成为一名物理老师。2010-2011学年，他遇到了

第一届学生。新人出场，底气不足，“像一个笨拙的男生用小礼物讨女孩子欢心”。他在课堂上讲述好玩的段子吸引同学注意力，试图唤醒在后排酣睡的学生。他诉说自己学物理的不堪过往，苦闷漫长的光棍岁月，或是一个背包旅行中的有趣见闻……见到同学们笑得开心，他才渐渐有勇气把课讲下去。

与学生们相处的点点滴滴，都珍藏在他记忆里。班里流传一个段子，在路明课上，如果有人犯困了想偷偷睡觉，会先叮嘱同学：“我先睡会，等路明讲笑话的时候叫我。”还有同学在评教网站上留言：“以后有人问，你的物理是语文老师教的吗？我可以回答，有过一任。”修养深厚，谈吐幽默，加上备课细致，让路明在学校大受欢迎，课堂上座无虚

席。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华理“男神”。其他专业、甚至外校的不少学生也慕名而来旁听他的课。

一年夏天他去伊犁，在那拉提草原，看到一群哈萨克小伙横刀跃马，剽悍异常。突然间，一个小伙子策马奔来，老远就喊：“你是教物理的路明吗？”他大为惊喜，“原来这就是桃李满天下的感觉”。稍稍平复心情后，他正打算承认，谁知小伙子转身笑着告诉同伴：“就是他，就是他让我挂的！”随后的剧情，自然是把酒言欢，不亦乐乎。

这个贴心的大哥哥，写过一段肺腑之言，送给那些坐在后排偷懒的人：“我的青春已逝，最看不得你们浪费青春。可以不上课，但一定要阅读；可以不学习，但一定要思考；可以不运动，但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最怕的是，学也没有学好，玩也没有玩好，连回忆的资本都没有。”

春风十里，不如你

转过头去，努起笑容，一段时光永远过去。再见，亲爱的姑娘。你好，孩子他妈。

当知道你肚子里是个男孩时，我曾开玩笑说，过两年要个二胎吧，我想抱女儿。现在，我不想要女儿了。这辈子我没有女儿，我把你当女儿。

——路明

聊到爱情，“孩子他爸”路明笑笑说，很简单，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。“恋爱，不是为了在爱人心里刻下‘到此一游’，而是不辜负彼此的青春。千山万水行过，然后疲惫、

顿悟，明白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。”

26岁那年和妻子第一次相见时，路明便深深感叹“与君初相识，似是故人来”。此后，每一次远行前的离别，都变得特别不舍。每一次旅途中，他独自面对浩瀚星空与无尽旷野时，第一个想到的总是那个她。

路明曾在《情书》一文里提到过一件事。一次，妻子看了“狗血”言情剧后向他抱怨：“看看人家，求婚多浪漫，我呢，连封情书都没收到过。”话音刚落，路明便悄悄走到一旁，翻出一个旧手机，找出一句他发给妻子的短消

息：“GNN，要是能活着回来，我就娶你。”这是在那个巴颜喀拉山九死一生的风雪之夜，他用冻僵的手指，在手机上写下的话。

儿子星野的出生，让路明看到了妻子柔弱外表下坚强的性格，强烈感受到了一个女人对孩子、丈夫和家庭深沉的爱。“剖宫手术的伤口，宫缩的剧痛，开通乳腺时的泪流满面，无微不至照顾孩子的琐碎与艰辛，她全都一个人默默承受。和星野在一起，她永不撒下火线。”那年在青海玉树结古寺，路明点亮了两盏酥油灯，听老喇嘛用生硬的汉语说出自己的心声：“真心对一个人，不要让她受伤害，也是一种修行。”

漫天星光，耀原野

所以，还是叫星野吧。星星的原野，像宫崎骏的动画，像梵高的油画。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”你爸年轻时酷爱旅行，至今难忘呼伦贝尔的星空，珠峰大本营的星空，巴颜喀拉的星空，慕士塔格的星空，额济纳的星空，喜马拉雅南麓的星空，也忘不了星空下的篝火、歌声和帐篷。银河划过天际，星光铺天盖地，偶尔飘过几片薄薄的云，像巨大的水母漂浮在深海里。

——路明

路明坦言，起初不打算要孩子。“以前觉

得小孩子是负担，一辈子太短，还有那么多山水水没看过，总觉得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。”渐渐地，他向四位老人和自己内心妥协了。“我不能只顾个人梦想，还是顺其自然吧，父母养育了自己，我也有责任延续这生命的火种。”

小星野的降生，像是上帝赐予的一件礼物。初为人父，他每天沉浸在喜悦中，换尿布、冲奶粉、唱儿歌、哄睡……虽然他“生物钟失调，内分泌紊乱，一个月瘦了4公斤，睡觉从来没超过3个小时”，但一想到小星野在父母

耐心的照顾下一天天长大，从嗷嗷待哺，到咿咿呀呀学说话，从蹒跚踉跄学走路，到背起书包上学去……“孩子是父母甜蜜的负担，现在忍受的这些辛苦，都是幸福。”

养儿方知父母恩。看着怀抱中的小星野，路明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“小时候不知给父母长辈添了多少麻烦，却从未听他们抱怨过。”为了他，母亲月子里落下了病，父亲放弃了很好的工作机会，奶奶一次次端着鸡汤来看望，外婆抱着他滚落楼梯，手臂骨折性骨折，头上缝了18针，他却安然无恙……

“接下来几年，旅行计划全面搁浅，最重要的是陪伴孩子。等星野长大一些，再带他去看万水千山。”